

超越自己才有意义

■ 乐泉

书法只是一种生活方式,并不是讲,这辈子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书法。对于当下的书法创作而言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通过学习书法,提高自己的心性和对自身的认识理解,发现自己,让自己变得充实有力量,能够感到自己活得有意义就很好,所以书法不需要大兵团似的运动或做大规模的展开。

在古人 and 很多前辈身上,书法完全是一种自修。古人讲修心养性,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的。每个人通过学习文化和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心性,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,这是悟,是修心养性,而不是为了参加展览和参加比赛,能够让世人更多认识你,觉得你了不起。我们在认识上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,没有什么了不起,只是因为你喜欢,你去做这件事情,做得高兴、快乐。

如果写字不能反映你的本性,即内心的本质——原生态的你,这个写字谈不上法、谈不上道。因为在我们国家的书法叫法,书以外还有法,那个法是什么?是你自己,自己是什么?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。

如果你内心的这个自然得不到很好的保护,受污染了,你写出来的东西必然反映了它。我们写字时都希望写出什么样子,写出什么状态,写出什么风格,写出什么才能与别人不同,才能超越别人,这是给自己“加套”。凡事用心过重都可能适得其反。

其实我们只有超越自己才有意义。比如写一幅字,一幅字里面有好好有坏,好的地方比昨天好了是一种进步,哪怕写一篇文章,有一字一笔一划比昨天写得好,就是进步,何必在意非常完美呢?过于追求完美实际上是一种压力,最完美的东西在人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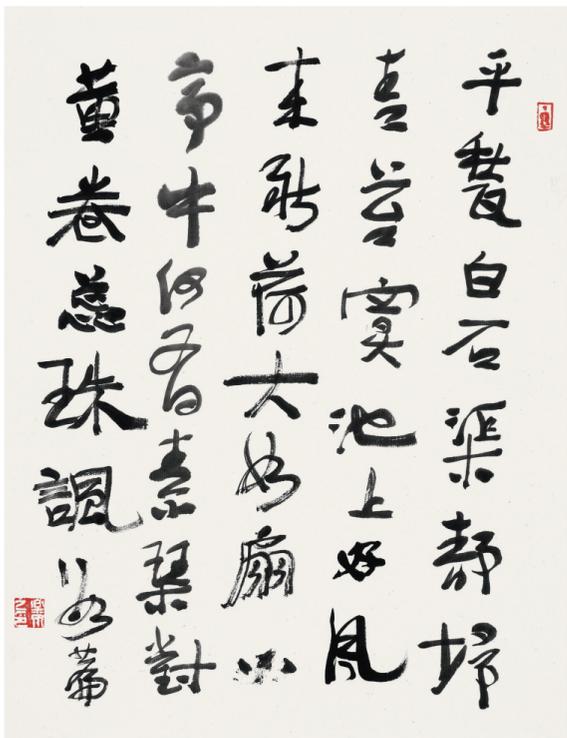
人生都在过程之中,通过学习,层次获得提高。人生的经历有一大部分可能是苦的,甚至难以言说,但是你并不以为苦,是因为你不计较,你放松了,所以你快乐,你高兴,如果你做得高兴那就值得你去做,大可不必在意别人说好说坏。

我们学习艺术一样,那些大奖赛、大展跟艺术本身无关,除非你自己被污染。你认为我就是要参加比赛,我就是要获奖才能出人头地,才能卖出价钱,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我们不反对。

但作为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人,他首先触碰到的是本心,要唤醒自己的本心,这是修炼的一个重要成分。通过学习,让自己能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发现、了解自己,那么你这一天没有白活,哪怕几天没有写字都不要紧。

我们现在都在讲“创作”,古人很少提这个词。为什么要创作?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一个基本认识。创作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很奢侈,因为创作是在做一个东西,经营制造一个东西。而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,可以说是出于本然。它是本质的,自然的。

我们看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,他后来还想写却写不好,写不出来了,为什么?他不在那个状态了,也就是说他不在那个点上,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的时候,那个王羲之和后来的王羲之是两个人。因为背景、环境不同,心



乐泉作品

里面的感受、感知也发生了变化,用今天来写昨天的字的那个味道肯定写不出来,所以书法要进入一种状态。

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呢?书法除了技法以外,讲高一点就是神性,就是你的神性。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,一定要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小环境整理成一种平和、清静的状态,笔下写出来的才能真实地反映你自己。

昨天的作品都过去了,昨天的生活、昨天的你都过去了,不会回去了,你只是现在的你。我们说你以前得过什么奖,获过什么东西,你干过什么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它已经过去了,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,应该看到现在。

这样你脚跟才能站得稳,你才能很有信心,踏踏实实往前走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限,如果我们还能往前走,就证明你还是有希望的,有了希望你才会快乐,才会有动力。

但是学书法我刚刚讲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,一种生活的方式,学习它可以获得快乐。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,改善自己的心性,让自己能够更充实,何乐而不为?

别人说你的字有些什么问题,或者你的字写得非常好,别人赞扬你,你有很多的粉丝,其实这跟艺术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,只是我们往往更看重外物,就是外在的东西看多了,觉得这些东西烘托了你。其实这个环境并不是非常好的环境,如果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,就值得好好考虑一下了。

清朝画家恽南田曾经请朋友到家里聚会,墙上贴满自己的作品请大家看。如果大家说:“哎呀,这件作品写得非常好。”他说:“对,太好了,写得好。”他拿下来撕了,当众撕了。

在我看来,大多数人称好的未必真好,可能通俗了。但有的时候,对待艺术不要太苛求、刻薄,过分去追求它,追求完美,实际上也是套子,把你套住了,你就很难很轻松地下笔。

所谓吞吐烟云,你怎么吞吐?你的肺活量就那么大,你的心胸并不开阔,吞吐什么东西?开始学习书法必须要临摹,临摹是体验,你只有体验才能感知到它的魅力,才能发现自己,这是非常重要的,一定要临摹。但其实这仅仅是方法。真正的艺术是表达自己,所以我想,古人讲书法,法不仅仅是技法、法度,更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。

书法的研修如果能让自己的内心平和起来,更贴近自然,那么我们写出的东西一定也是比较和谐的,符合自己的。符合自己的东西当然就是好东西,何必在意别人说你好和坏,我是这样理解的。

搞了50多年的书法,其实到现在我才明白一个道理,就是还原本性,贴近自然。什么叫道?道就是自然,自然在什么地方?自然在你心里面。这个心不是心脏的心,这个心指的是你内心的一种自然的存在。

找到一种便捷的方式去学习可以使你少走弯路,但是,我们往往被方式所束缚。一旦掌握了一种方式,你会觉得你很不错了,你就很难去挣脱自己走向更高的层次。

要学着丢,一面学,一面丢,让自己头脑的“仓库”经常处于真空的状态,你才能容纳更多新的东西。学习到一定阶段,我们需要向外求,向外部自然去求,要让自己变得轻松起来,不能让学的东西变成包袱,使自己紧张起来。

书法“和”的境界

■ 陈中浙

什么样的书法才算是好的呢?我认为就是一个“和”字。一件作品要达到“和”的最佳境界,是一个什么状态呢?线条的长短粗细、用墨的浓淡枯润、点画间的隔格距离、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参差,等等,都能做到既没有过,也没有不到位,恰到好处的“中庸”状态,这样的书法才是好作品。

那么,怎样才能甄别出一件作品的优劣,如何才能写出一件好作品?我认为,应从用笔、结构、章法这三个方面来着手。

讲到用笔,自然要讲立体感。一般来说,中国古代的书法家,写字都喜欢中锋用笔。因为中锋用笔写出来的字,就具有立体感。中锋行笔的特点是笔画比较饱满、浑厚、圆润,有句话叫“存筋藏锋,灭迹隐端”“藏头护尾”,这是对中锋行笔的形象描述。然而侧锋行笔截然不同,就是笔尖侧着锋,从左下开始入笔写出去,锋芒毕露,比较张扬。生活中有一种人的性格也是这样的,对应于书法上,就是侧锋取法。大家看唐代冯承素《兰亭序》摹本,虽然没见到过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真迹,但是可以据此摹本推测,《兰亭序》的真迹大概也是中锋用笔来书写的。比如明代张瑞图的作品里字字可见典型的侧锋用笔,造就了他张扬不羁的书风。大家将这两幅作品相互对比,就能看出区别。虽然历史上一般

的书法家都喜欢并且惯于中锋用笔,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中锋用笔就是好,侧锋用笔就是不好。这就像是低调、内敛的人就是好,张扬、外露的人就不好一样。待人接物,有时候需要低调内敛,有时候也需要放开一下,适当张扬一下。人就是这么一种复合性的性格,那么在一件作品当中,有时候用中锋,有时候用侧锋,也是一个道理。比如这件王珣的《伯远帖》,是如今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件魏晋书法真迹,应该是体现了魏晋书法作品的最高境界,每个字无时无刻不是处在随机的变动当中,完全是根据书写者当时的心情而来,一会儿是中锋,一会儿根据需要也可以用侧锋,而绝对不是事先谋划好、固定好的,否则那就无法称之为艺术。讲到《伯远帖》,还有两件作品也必须提到,一件是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,它们被清代的乾隆皇帝视为一生当中最稀有的三件宝贝,他的书斋号“三希堂”就是因此而来。这两件作品没有真迹传世,都是唐代人的摹本,《快雪时晴帖》今天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,《中秋帖》跟《伯远帖》则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用笔除了要有立体感之外,还要讲究变化感。这个变化是指用墨的浓淡枯润的变化,变化越丰富,作品显得越有味道。除此之外,还有线条的长短变化,变化的

节奏感。节奏感常常用于音乐,而书法也有节奏感。如果下笔重一点,用墨浓一点,线条粗一点,就好像一首乐曲节奏中的重拍音符;如果下笔轻一点,用墨淡一点,线条细一点,就好像一首乐曲的弱拍音符;如果线条长一点,就好像乐曲当中的延长音;如果笔画画似断非断,就好像乐曲当中的休止符。由此可见,艺术之间虽然门类有所分别,然而内在的实质基本是相通的。还有力量感,就是一个字当中,肯定有一个“眼”在那里,写任何字,如果抓不到或是写不出这个“眼”,那个字是没有味道的。还是没有神采的。有了这个“眼”,这个字突然之间就活了起来,灵动了起来。

在结构方面,怎么样把一个字写得漂亮,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,就是“整齐平正,长短合度,疏密均衡”。这样的字写出来才会四平八稳,稳如泰山,同时也符合了“中庸”的美感。此外,如果能“在平正中见出险绝,险绝中求得趣味”,那这个字就更加神采奕奕了。但是不管怎么变,整个字在你的手下,一定要有个原则,就是不改变点画的粗细、点画之间的距离、角度或增减点画等产生的结构变化。总而言之要以“和”为最高的原则。线条太粗、太细、太长、太短都不好看,要做到恰到好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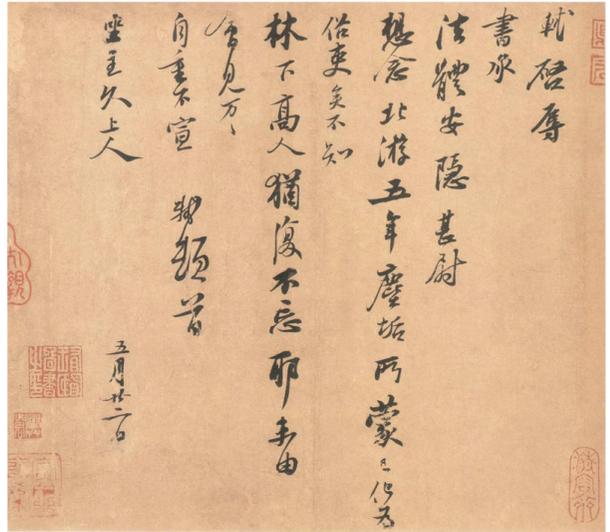
写字还要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,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。相对楷书而言,行书、草书受情感波动的影响比较大,所以在书写过程中,随时都处在“变易”当中。而“变易”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,要把“变易”落实到位,是不容易的。在写字上,写到最高境界就是该收的要收,该放的要放。懂得了

该与不该,也就懂得了中国文化。

在章法上,能把每个字写好并不难,但是若能能把很多字串在一起,每一处的关系也都能处理得很到位,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,这大概就叫章法。它包括正文、题款、印章,可以呈现为条幅、横幅、斗方、扇面等很多样式。正文可以是抄写古人的诗词文章、警句格言,也可以是自己撰写的文字。落款的字一定要比正文小一点,盖的印章一定要比落款小一点,这样才会好看。总之正文要大,落款要小,印章更要小,印章永远只是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,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美的状态。大概在一初的时候,书画家们才有意识地在作品上盖印章,盖印章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点缀,或是起到证物的作用。

说到章法,这里就来谈一谈苏东坡的《北游帖》。苏东坡曾在杭州当官,后来被朝廷派去密州、徐州一带任职。那段时间,他非常怀念在杭州生活的日子。有一天,他接到杭州一位方外故友可久的一封信,更加勾起了他对杭州的思念。《北游帖》就是苏东坡对可久的一封信,信中所谓“北游五年,尘垢所蒙,已化为俗吏矣。不知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”,流露出自己对杭州生活的怀念。一件书法作品的极致状态,其实就是体现了中国哲学的“关系”。一个人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,他也绝对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自由游走。在苏东坡的这幅作品中,他将“蒙”写得很大,而随后又把“己”字写得很小,如此放手自由创作而不显突兀与失误,是在于他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当中的密码。所以,我们研读古代的法帖,其实也是在在与古人对话。

(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)



北游帖 苏轼

天性发挥与技术引导

——从艺术心理学看少儿书法教育

■ 向净卿

心理状态心理特征和心理历程。在书法学习中,心理特征体现为个性、天性,心理历程体现为技术的训练。

相对而言,传统书法的学习强调先完善技术,再融合个性,因而个性的引导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。尤其是以唐楷为入门书体,对于某些初学群体而言,可能不易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,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学习的兴趣。唐楷技术要求较为严苛,规范性较强,对于部分少年儿童而言存在一定难度,学习唐楷可能不易有成就感,且长久练习,如果出不了成果,还会产生挫败感,减弱对于传统艺术学习的好奇心。

因此,我们需要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。这里面,实际上存在着天性和技术的张力。对少年儿童而言,入门阶段应避免较难的部分,先学习易掌握的技术,逐步叠加,循序渐进,

由易到难。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,如何对传统技术进行分解、分类,系统化整理技术种类,离析出技术难易指数。这不但需要对传统技术进行研究,更需要在实践中统计、分析数据,建立关键绩效指标(KPI)分析模型,持续跟踪个体技术的完善程度,积累经验数据,形成数据库,构建科学的分析系统,进而在经验积累和完善教学的互动模式中逐步形成良性循环。

在技术传授的过程中,需要同步引导天性,融汇传统审美。但存在的疑问是,天性和技术之间的张力是否普遍存在、一直存在?技术的训练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性,改变审美偏好?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天性、改变偏好?这需要从心理学、美学等角度进一步予以探讨。而前述的实践数据也能为这种理论探讨提供证据支持。

书坛传真

上党中古代墓志拓片巡展举办

本报讯 5月15日,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“上党中古代墓志拓片及临摹、题跋巡展”在北京81美术馆开展。本次展览由山西省晋城市书画院主办,北京81美术馆承办。

作为晋城市书画院首推的“上党中古代墓志拓片及临摹、题跋巡展”,开放性、公益性、学术性是此次活动的宗旨。本次展览分为“北朝古风”“大唐神韵”“两宋意象”3个部分,主要针对山西上党地区中古代时期(南北朝、隋唐、

“陶瓷印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”结项

本报讯 5月10日,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“印陶薪火——陶瓷印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结业仪式及课程汇报展”在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馆开幕。本项目由北京理工大学主办,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、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陶瓷印艺术研究中心主持,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篆刻研究所提供学术支持。

展览活动包括3个部分,公益体验活动为观众提供了制作与刻制陶印的体验机会;结业仪式与课程汇报展展示了历时一年多的项目课程成果;学术研讨会对该项目的实施与价值进行了探讨。其中,展览部分分为课程纪事、授课导师作品与学员作品3个单元,集中呈现了20位授课导师与25位学员的百余件作品,包含陶瓷印印屏作品90件、原印45件,以及课程相关文献等。(丛楠)

宋)的墓志拓片进行研究和整理,以期对本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贡献微薄之力。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,展览已在太原美术馆、珠海古元美术馆等11个美术馆进行巡展,使得这些墓志拓片面向更多的公众。据了解,这样的展览,在晋城以及山西乃至全国当属首创。

当日举行了本次活动的研讨会,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赵力忠、中国美术馆原馆长杨力舟等学者进行了发言。(雨时)

鲁大东书法展在京举行

本报讯 近日,由北京阅目堂、民族文化宫等单位联合主办的“鲁大东:无相道场”个人书法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。此次展览,是鲁大东在北京举办的首次个人书法展,展览共展出鲁大东创作的6组约150件作品。

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展,此次展览借助传统书法形式,更注重现当代意识的纯粹表达。1200平方米的展厅内,汉隶、颜体、草书、篆体等多种书法字体交相辉映,并分别书写在油画布、聚酯膜、墙壁等不同材料上。

鲁大东此次展览的绝大部分作品为展厅内现场创作完成,他希望创作出与展陈环境契合、更具个人风格和态度的作品。他于今年4月下旬进入场地,根据现场环境制定内容与形式方案,然后根据方案现场完成全部创作。(舒婷)